



一生负气成今日

柳如是与她的爱人们

苏枕书◎著

一生负气成今日

苏枕书◎著

北京日报报业集团
同心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生负气成今日 / 苏枕书著. — 北京: 同心出版社, 2011. 12

ISBN 978-7-5477-0206-2

I. ①一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柳如是 (1618~1664)
— 传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24069号

一生负气成今日

- 出 版: 同心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-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
邮 编: 100005
发 行: (010) 65255876 (0769) 23058812
总 编 室: (010) 65252135-8043
网 址: www.bjd.com.cn/txcbs/
印 刷: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版 次: 2011年12月第1版
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开 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印 张: 7.75
字 数: 150千字
定 价: 36.80元
-

同心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,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苏枕书

苏枕书，女，客居京都。爱文史。已出版小说《岁时记》、《不许流光入梦来》等，随笔集《尘世的梦浮桥》。

一生负气成今日——柳如是与她的爱人们

目录

第一章 点点香魂清梦里·懊侬 001

“是谁家少俊来近远，敢迤逗这香闺去沁园，话到其间腼腆。他捏这眼，奈烦也天。咱噉这口，待酬言。”檀板清歌，画眉心事。柳如是只是惺惺初开眼，开辟鸿蒙第一个见到的就是陈子龙。笔墨词章，书纸堆叠，她听从他，顺服他，模仿他，为之沉醉痴迷。纵然情深不寿，她也要“何如长作一心人，白头至死不相绝”。

- 01 | 折梅
- 02 | 潭水
- 03 | 断弦
- 04 | 剑气
- 05 | 秋夕
- 06 | 洛神
- 07 | 南楼
- 08 | 风筝
- 09 | 暮春

第二章 桃花得气美人中·流离 051

昔日满目欢情恩爱，照见今日孤寂冷落，所有的温存好梦，原来都会化作灰烬。柳如是后来是否回想过，她人生中另一端因

缘的开始，冥冥之中仍然与陈子龙有关？在这一刻，她与他已如错身而过的星辰，各自去往完全不同的彼端。那广袤无际的宇宙中，天河寂静且辉煌，他们被隔开，永无相逢之日。

01 | 怀人

02 | 送别

03 | 诗稿

第三章 珍重君家兰桂室·初访 077

后人回想起柳如是，总会提及她儒生装束、一叶小舟翩然到访虞山半野堂的风姿。在人们的回忆与想象中，那时的她如此风华绝代：靡芜脉脉柳疏疏，想见文君放诞初。柳如是留下了那样多的诗句，似乎连名震江左的文坛宿儒在她跟前也黯然失色。

01 | 初见

02 | 同舟

03 | 除夕

04 | 珍重

05 | 元日

06 | 赏梅

07 | 上元

第四章 为君开作合昏花·结缡 119

略一恍惚，柳如是就能看到逝去光阴中的自己，那些如履薄冰的日子，永远没有明天，每一个今天都是昨天的重复。与钱牧斋走到花烛合欢的一日，如同一幕千回百转、步步惊心的戏剧。多年以后，她是否仍能记得那一日的韶华盛极？那一夜的灯烛太

明亮，是否灼痛了她的双目？或者这是她生命中最亮烈的时刻，好似烟花绽放到天幕最高处。

- 01 | 元宵
- 02 | 鸳鸯湖
- 03 | 两地
- 04 | 有美
- 05 | 绿萼
- 06 | 春分
- 07 | 黄山
- 08 | 来归

第五章 风床书乱觅搔头·绛云 157

很多年后，柳如是回想起过去的年光，依然觉得最为清宁恬静的岁月，永远留在崇祯十四年来归虞山后，至崇祯十七年甲申国难为止的这段时日。她总不能阻止自己反复重温那些流逝的日夜，仿佛那是她所有希望的来处。

- 01 | 说剑
- 02 | 病中
- 03 | 瓶花

第六章 不唱卿家缓缓吟·劫灰 169

乱世的流离、变动、生死，细化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片段，其实仍是细水长流的消磨。十年生老病死，八苦交煎。柳如是有很多机会死去。如果当年与陈子龙在一起，那么她应该在顺治四年的五月殉节。如果崇祯十四年的冬天她真的病死，那么她现在的坟头应已芳草萋萋。如果甲申乙酉她能随牧斋死节，那么就不会

有女儿，大概也不会有剪落的残烛，就不会有绛云楼的大火。而现在她还活在人间。这个无论有多么深重的伤痛都可以淡忘乃至消弭的人间。

01 | 闺阁

02 | 国难

03 | 玉京

04 | 绛云

05 | 离散

第七章 一剪金刀绣佛前·人道 195

所有的希望幻灭后，柳如是依然留有一双眼睛看着人间。然而再好的如花美眷，终抵不过似水流年。多少姹紫嫣红，都付与了断井颓垣。钱谦益老了，柳如是也老了。康熙二年秋，四十六岁的柳如是剪发遁入空门。可是，佛真的能度她么？

01 | 金甌

02 | 式微

03 | 红豆

04 | 不归

第八章 还记得旧时飞絮·烬余 209

没有人知道柳如是最后一刻想到了什么，也许是很远的过去，也许是二十五年间的光景，也许只是某一个瞬间，那惊鸿一瞥。又或者她什么都没有想，她在战栗，在悲伤，在恐惧，她充满绝望。她从那一道被隔开的空间里看到了生死的界限。她从未有过侥幸，却没有料到这样的仓皇凄惨，连最后的作别也没有。

01 | 岁除

02 | 文债

03 | 家难

末 章 踏青先上柳娘坟·余音 223

离柳如是最近的时候，是看到她的《月堤烟柳图》。看到她的笔墨，她的画迹，第一次有怦然心动之感：原来她是这样近的，她的画就在我的眼前。原来三百余年的流光并不漫长，那纸上墨迹犹新，仿佛那烟柳风花正是昨日刚刚见过的景物。

点点香魂清梦里·懊依

01 | 折梅

有关崇祯六年(1633)的记忆,好似此年岁暮客居京中时见到的苍苍天色,昏昧阴沉得没有边际。

黄昏时,宫鸦自远处成群归返。天际黯蓝,只有几粒很细的星。大风萧瑟,仿佛能听见掀动宫鸦逆羽的声音。远远传来景山宫苑的鹤唳与鹿鸣,夜色仿佛墨染,迅速浸透半幅暮霭。夜雪覆盖老松,风露无声。市中人影幢幢,浮尘扰扰,却是什么也看不清。炉中灰寒烬灭,四壁萧然。陈子龙胸中絮烦,北地冬日苦寒,好像文思也如砚中残墨一并冻结。

他生在松江的仕宦人家,祖上虽不是名门望族,也是诗礼传家。他字卧子,号大樽,从小在父亲跟前读书,听父亲讲解词章,明辨是非。天启六年(1626),他补为松江府生员,到崇祯二年(1629)就以第一名中了秀才。晚明江南文社众多,聚集士子研习制艺举业,砥砺文章,刊刻社稿,成为一时极盛的风气。崇祯二年,杜麟征、夏允彝、周立勋、徐孚远、彭宾等人在松江举办文社,用“幾者,绝学有再兴之机,而得知其神

之义”，定名为“幾社”。陈子龙当时年不过二十许，听说此事，奋然来归。兴社的君子看他年少，而才学已经精通经史，落纸惊人，都颇为讶异，于是六人并称“幾社六子”。到崇祯五年（1632），他已是幾社中领袖群伦的人物，才名盛于江左。

书案上有一函书信，是宋徵璧寄来，午后刚刚送抵陈子龙客居的宅邸。里面有一朵腊梅花。信在途中走了一阵，因此花朵已近凋萎。

崇祯六年秋末，陈子龙偕同乡宋徵璧同往京师，等待次年二月的春闱，如今已经过去了几个月。在江南，腊梅是冬天常见的植物，江乡原野万树冰霜，花开时清香四溢，并不稀奇。有人斫来整枝腊梅在市中叫卖，可以用作清供，或者拿蜜渍一段时间，也是一道花饌。而京师天寒地冻，入冬之后只能用地窖养花，或在温室内铺张锦幕，拢住热气蒸郁娇养，开出来的腊梅自然成为珍异之品。

陈子龙将梅枝拈在手中，也觉得寒香沁骨，十分新鲜。一时感物怀人，形诸吟咏，作了一首百余言的诗。有几字尚欠推敲，但因客居之处炭火供应不足，砚凝墨冷，手也冻得厉害，也就搁在那里，复信也没有作。诗中有一句：“缅想山中人，日暮对樊篱。”

这年确实多风多雨，北方战事糜烂，后金在秋天攻取旅顺，明将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纷纷叛降，边事益发无可收拾。农民军转战河南、湖广，地方督抚追剿不迭，反倒越剿声势越大。高秋九月露水渐成霜，离开松江准备北上应试的途中，陈子龙还是意气风发，慷慨作诗，云“高文陆离吐凤凰，江南群秀谁芬芳”，又云“旌旗交横莽大荒，圣人劳劳在未央”。

这一去，自扬州、下邳、淮阴，渡黄河，抵沧州，一路所见关河落日，

千里寥廓，远处峰峦如墨染，与江南的风光秀色极为不同，那些虬曲盘旋的老树枝干与北地嶙峋陡峭的山影彼此相宜，因此很容易就触动了满怀的抱负伸展、壮怀激烈。但当真在京中羁留数月之后，心绪却又沉闷下去。时序入冬，竟到了愁病难捱的地步。他和宋徵璧都是松江人氏，宋徵璧原名存楠，字让木，天启七年（1627）中的举人。华亭宋氏是松江望族，文士辈出。其时云间幾社已经成立，宋徵璧与陈子龙都是社中骨干，彼此诗词唱和，切磋功课，情谊极厚。宋徵璧比陈子龙又稍稍年长几岁，更有兄长风范，对陈子龙极为照顾，彼此也惺惺相惜。

如今除夕就在眼前，崇祯六年的岁暮要在京城度过。节前半月余，街上已往来喧闹，鼓乐亦连绵不绝，百官居民都要互相拜祝辞岁。日间陈子龙常在京师九门之一的宣武门内漫步。这是内城，夹道商铺琳琅，各色人马川流不息，亦多金发碧眼的西人，着本朝衣冠，在人群里穿梭来去。京中风土人情大异于江南，譬如口音、穿着、妇人的发式、童儿的装扮。早年风靡京中的发裙如今已式微，那是朝鲜国流入京师的马尾裙，以马尾编织，衬在内裙之下，可使裙摆庞然摇曳，成为一时风尚。江南人初到京师，见了这样的裙子，不免瞠目掩面。又如江南时下流行宽袖女服，下摆长及裙边，京师女子的衣袖却没有这样宽，下摆也没有这样长。空气里弥漫柏枝焚烧的香味，这也是京中风俗，江南并不习见。到除夕当日，家家门旁要摆桃符板、将军炭，贴门神。室内悬挂福神、鬼判、钟馗等画。床上悬挂金银八宝、西番经轮，或编结黄线如龙。窗棂和屋檐插上芝麻秸。各家多少要备下香烛纸炮，准备迎接新的一年。

但这些热闹并不属于客居在此的旅人。陈子龙在客舍里一个人坐着，也无心去翻眼前的书。北地天寒，冬季室内若无炭盆，则几乎不能想象。京里的木柴煤炭首要备给宫内并王公贵族的府邸。百姓家用的是普通石炭，可在南城正阳门外的煤市口购买。夜半时炭火已尽，屋中缓缓冷了下去。寒窗孤灯，外面是明净黯蓝的夜空，笼着一层白茫茫的

霜气。又想起宋微璧寄来的那枝腊梅。某一个瞬间，他似乎想起了远在松江的那个人。不知这样寒冷的冬夜，她是否能够安睡？

与她初见，是去年十一月初七日，在松江东佘山的陈继儒举办的七十五岁寿宴中。陈继儒宴请各方名流到他的山居晚香堂做客。陈继儒字仲醇，号眉公，是松江华亭人。二十一岁参加童子试，二十九岁放弃进取功名，隐居小昆山。擅长书画，为“画中九友”之一。后来移居东佘山，在山中营造园林，晚香堂就是此中一处。他编撰了许多书籍，后世最为人所知的是《小窗幽记》。

寿宴当日，名士才子到来的有陈子龙、宋徵舆、宋微璧等人，名姝佳丽有王修微、林雪等人。正是在这场寿宴中，他们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柳如是。

那时候，她还不叫柳如是，用的是原姓杨，自名影怜。他们在赠诗里称她为杨姬。仅仅是十五岁的年纪，还是身量未足的女孩儿。如果不是流落到人间，不过是将及笄而已。也该解下双鬟，将肩上余发一并拢成髻子，插戴分心、挑心、掩鬓、桥梁钗，像所有年龄相当的女孩儿一样，开始在闺中默默等待着议亲的人家，再半含幽怨半含期待地等到出嫁作新妇的那一日。

柳如是生身父母早已离世，当然不会有人为她举行笄礼。她被辗转卖入故相周道登家时，还是额发初覆的髻龄童儿。周道登是苏州吴江人，是宋朝理学家周敦颐的后裔。万历年间中的进士，后来进入翰林院供职。崇祯年间被选任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，官列相位。不过此人性情愚懦谦和，木讷迟钝，在朝中毫无作为可言，不过是战战兢兢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已。在朝堂上也曾因言辞过于笨拙而被皇帝与同僚嘲笑。据说崇祯皇帝曾问阁臣们：“近来奏章里多有情面二字。何谓情

面？”周道登道：“情面者，面情之谓也。”左右皆匿笑。入阁不满一年，便退职归里，即所谓“故相”也。

她自小家道中衰，沦落勾栏。被周府买回时，最初是留在周家老妇人身边做侍婢。大概是她生得可爱灵巧，慧黠敏捷，老夫人很喜爱她。周道登便收了她做婢妾，也曾抱她在膝上教她识文断字，当成小玩偶一样宠爱。至于后来被周道登的诸位姬妾嫉妒，乃至横加陷害，要将她逐出周府，则是崇祯四年（1631）的事。那以后，柳如是买舟江上，自称是故相府下堂妾，独张艳帜，结交江南风流名士，诗酒唱和，极尽放诞，一时声名大噪。

那时陈子龙也只有二十四岁。

她眉眼清秀，生得十分白净，柔荑奉来酒盏到君前，神情却不是谦卑婉顺，嘴角衔着天真未凿的笑容，又有一丝倦懒与无聊的神色。陈子龙缓缓坐直，一时觉得满室光华都黯淡了颜色。那一晚，他作了一首诗：

各有伤心两未知，尝疑玉女不相思。

芝田馆里应惆怅，枉恨明珠入梦迟。

崇祯五年深冬的一日，陈子龙在松江与幾社的同门师友宴饮作诗。柳如是也被请来，端然在座。她依旧是一副明净清澈的笑容，声音清脆，略略带着嘉兴地方的口音。诗才极敏，众人还在摇头晃脑苦声吟哦时，她诗稿已成，轻轻掷在席上。虽然不是什么工整漂亮的句子，但至少清新可喜，足够让大家击节赞叹。

有人作诗道：“杨家小女压芳尘。”可知当时宴坐处，柳如是冠盖

“满京华”的风采。那时她独与陈子龙唱和往来，过从甚密，比对旁人更多了几分顾盼眷恋。“枉恨明珠入梦迟”，在她看来，眼前灯下端坐的良人，何尝不是入梦迟？

不过那时候，开始明确对她寤寐求之的是“云间三子”之一的宋徵舆。

宋徵舆与柳如是同龄，生于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），是宋徵璧的同族弟弟。宋氏家族祖上可追溯至宋徽宗时的赵宋宗室，靖康之变随宋室南迁到杭州。宋末乱世又自杭州迁居松江华亭，渐渐成为衣冠閥阅、诗礼文章之家。

在崇祯六年（1633）的除夕夜里，陈子龙无端想起这些过往，渐渐生出一种温存的怜惜。宋徵璧寄来的腊梅花仍在书案上静静搁着，不知道千里之外的江南，孤舟漂泊的柳如是如何消磨此岁的除夕？初见时的冠盖满京华，白龙潭舟中的灯下清影，乃至松江送别，都纷至沓来到心上，与羁旅孤闷、国事扰扰搅作一团，挥之不去，理之尤乱。在旅舍寒窗下，这样无聊清寂的寒夜，除却作诗遣怀，也不能有其他了：

岁月徂矣心内伤，我将击鼓君鼓簧。
日月不知落何处，令人引领道路长。
去年此夕旧乡县，红妆绮袖灯前见。
梅花彻夜香云开，柳条欲系青丝缠。
曾随侠少凤城阿，半拥寒星蔽春院。
今年此夕长安中，拔剑起舞难为雄。
汉家宫阙暖如雾，独有客子知凄风。
椒盘兽炭皆异物，梦魂不来万里空。
吾家江东倍惆怅，天下干戈日南向。
鹤驭曾无缢岭游，虎头不见云台上。